

下

海上花 列傳

〔清〕韓邦庆·著

古典通俗小說圖文系列

岳麓書社

双色图文

下



〔清〕韩邦庆·著

古典通俗小說圖文系列

海上花 列傳



双色图文

岳麓書社

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



按：陶玉甫从东兴里坐轿往后马路钱公馆，投帖谒见。钱子刚请进书房，送茶登炕，寒暄两句。玉甫重复拱手，奉恳代邀高亚白为李漱芳治病。子刚应了，却道：“亚白个人有点脾气，说勿定来勿来。恰好今夜头亚白教我东合兴吃酒，我去搭俚当面说仔，就差人送信过来，阿好？”陶玉甫再三感谢，郑重而别。

钱子刚待至晚间，接得催请条子，方坐包车往东合兴里大脚姚家。姚文君房间铺在楼上，即系向时张蕙贞所居。钱子刚进去，止有葛仲英和主人高亚白两人，厮见让坐。

钱子刚趁此时客尚未齐，将陶玉甫所托一节代为布达。高亚白果然不肯去。钱子刚因说起陶、李交好情形，委曲详尽，葛仲英亦为之感叹。适值姚文君在傍听了，跳起来问道：“阿是说个东兴里李漱芳？俚搭仔陶二少爷，真真要好得来！我碰著好几转，总归一淘来一淘去。为啥要生病？故歇阿曾好嘎？”钱子刚道：“故歇为仔勿曾好，要请耐高老爷看。”姚文君转向高亚白道：“故末耐定归要去看好俚个。上海把势里，客人骗信人，信人骗客人，大家勦面孔。刚刚有两个要好仔点，偏偏勿争气，生病哉。耐去看好俚，让俚噪勦面孔个客人、信人，看看榜样。”

葛仲英不禁好笑。钱子刚笑问高亚白如何，亚白虽已心许，故意摇头。急得姚文君跑过去，揣住高亚白手腕，问道：“为啥勿肯去看，阿是该应死个？”亚白笑道：“勿看末勿看哉，为啥嘎？”文君瞋目大声道：“勿成功！耐要说得出道理，就勿看末哉！”葛仲英带笑排解道：“文君再要去上俚当！像李漱芳个人，俚晓得仔，蛮高兴看来浪。”姚文君放手，还看定高亚白，咕噜道：“耐阿敢勿去看？拉末也拉仔耐去！”亚白鼓掌狂笑道：“我个人倒拨耐管仔去哉！”文君道：“耐自家无拨道理碗。”

钱子刚乃请高亚白约个时日。亚白说是“明朝早晨”。子刚令自己车夫传话于李漱芳家。转瞬间车夫返命，赍呈陶玉甫两张名片，请高、钱二位，上书“翌午杯茗候光”，下注“席设东兴里李漱芳家”。高亚白道：“价末故歇倪先去请俚。”忙写了请客票头，令相帮送去。陶

玉甫自然就来，可巧和先请的客华铁眉、尹痴鸳同时并至。高亚白即喊“起手巾”，大家入席就座。

这高亚白做了主人。殷勤劝酬，无不尽量。席间，除陶玉甫涓滴不饮之外，惟华铁眉争锋对垒，旗鼓相当。尹痴鸳自负猜拳，丝毫不让。至如葛仲英、钱子刚，不过胡乱应酬而已。

当下出局一到，高亚白唤取鸡缸杯，先要敬通关。首座陶玉甫告罪免战，亚白说：“代代末哉。”玉甫勉强应命，所输为李浣芳取去令大阿金代了。临到尹痴鸳豁拳，痴鸳计论道：“耐一家门代酒个人多煞来浪，倪就是林翠芬一干子，忒吃亏哋。”亚白道：“价末大家勿代。”痴鸳说好。亚白竟连输三拳，连饮三杯。其余三关，或代或否，各随其人。

亚白将鸡缸杯移过华铁眉面前，铁眉道：“耐通关勿好算啥，再要摆个庄末好。”亚白说：“晚歇摆。”铁眉遂自摆二十杯的庄。尹痴鸳只要播弄高亚白一个，见孙素兰为华铁眉代酒，并无一言。

不多时，二十杯打完。华铁眉问：“啥人摆庄？”大家嘿嘿相视，不去接受。高亚白推尹痴鸳，痴鸳道：“耐先摆，我来打。”亚白照样也是二十杯。痴鸳攘臂特起，锐不可当。亚白豁一拳输一拳；姚文君要代酒，痴鸳不肯。五拳以后，亚白益自戒严，乘虚捣隙，方才赢了三拳。痴鸳自饮两杯，一杯系林翠芬代的。亚白只是冷笑，痴鸳佯为不知，姚文君气的别转头去。

痴鸳饮毕，笑道：“换人打罢。”痴鸳并座是钱子刚，只顾和黄翠凤唧唧说话，正在商量秘密事务，没有工夫打庄，让葛仲英出手。仲英觉得这鸡缸杯大似常式，每输了拳，必欲给吴雪香分饮半杯。尹痴鸳也不理会。但等高亚白输时，痴鸳忙代筛一杯酒送与亚白，道：“耐是好酒量，自家去吃。”亚白接来要饮，姚文君突然抢出，一手按住道：“慢点。俚哋代，为啥倪勿代？拿得来！”亚白道：“我自家吃。我故歇要吃酒来里。”文君道：“耐要吃酒末，晚歇散仔点，耐一干子去吃一鬃末哉。故歇定归要代个。”说著，一手把亚白袖子一拉。亚白不及放手，“乒乓”一声，将一只仿白定窑的鸡缸杯砸得粉碎，泼了亚白一身的酒。席间齐吃一吓，连钱子刚、黄翠凤的说话都吓住了。侍席娘姨抬去磁片，绞把手巾替高亚白揩拭纱衫。尹痴鸳吓的连声劝道：“代仔罢，代仔罢。晚歇两家头再要打起来，我是吓勿起个。”说著，忙又代筛一杯酒，径送与姚文君。文君一口呷干，痴鸳喝一声采。

钱子刚不解痴鸳之言，诧异动问。痴鸳道：“耐啥勿曾晓得，俚个相好，是打成功个呀？先起头倒不过实概，打一转末好一转，故歇是打勿开个哉。”子刚道：“为啥要打哩？”痴鸳道：“怎晓得俚哋？一句闲

嘉成 奇情打 绝丑



话勿对末就打。打个辰光，大家勿让；打过仔啲要好哉。该号小干件阿要讨气！”姚文君鼻子里“嗤”的一笑，斜视痴鸳道：“倪末是小干件，耐大仔几花？”痴鸳顺口答道：“我大末勿大，也可以得个哉！耐阿要试试看？”文君说声“噢唷”，道：“养耐大仔点，连讨便宜也会哉！啥人教耐个乖嘎？”

说笑之间，高亚白的庄被钱子刚打败，姚文君更代两杯。钱子刚一气连赢，势如破竹，但打剩三杯，请华铁眉后殿。

这庄既完，出局哄散。尹痴鸳要减半，仅摆十杯。葛仲英、钱子刚又合伙也摆十杯。高亚白见陶玉甫在席，可止则止，不甚畅饮，为此撤酒用饭。陶玉甫临去，重申翌午之约。高亚白亲口应承，送至楼梯边而别。

陶玉甫仍归东兴里李漱芳家，停轿于客堂中，悄步进房。只见房内暗昏昏地止点著梳妆台上一盏长颈灯台，大床前茜纱帐子重重下垂。李秀姐和阿招在房相伴。玉甫低声问秀姐如何。秀姐不答，但用手望后指指。

玉甫随取洋烛手照，向灯点了，揭帐看视，觉得李漱芳气喘丝丝，似睡非睡，不像从前病时光景。玉甫举起手照，照照面色。漱芳睁开眼来，看定玉甫，一言不发。玉甫按额角，摸手心，稍微有些发烧，问道：“阿好点？”漱芳半晌才答“勿好”二字。玉甫道：“耐自家觉著陆里勿舒齐？”漱芳又半晌答道：“耐勔极哩，我无啥。”

玉甫退出帐外，吹灭洋烛，问秀姐：“夜饭阿曾吃？”秀姐道：“我说仔半日，教俚吃点稀饭。刚刚呷仔一口汤，稀饭是一粒也勿曾吃下去。”玉甫见说，和秀姐对立相视，嘿然良久。忽听得床上淑芳叫声“无姆”，道：“耐去吃烟末哉。”

秀姐应道：“晓得哉，耐困罢。”

适值李浣芳转局回家，忙著要看阿姐。见李秀姐、陶玉甫皆在，误猜阿姐病重，大惊失色。玉甫摇手示意，轻轻说道：“阿姐困著来浪。”浣芳始放下心，自去对过房间，换出局衣裳。漱芳又在床上叫声“无姆”，道：“耐去哩。”秀姐应道：“噢，我去哉。”却回头问玉甫：“阿到后底去坐歇？”

玉甫想在房亦无甚事，遂囑阿招当心，跟秀姐从后房门趲过后面秀姐房中。坐定，秀姐道：“二少爷，我要问耐，先起头俚生仔病，自家发极，说说闲话末就哭；故歇我去看俚，一句勿曾说啥，问问俚，闭拢仔一只嘴，好像要哭，眼泪倒也无拨。故末为啥？”玉甫点头道：“我也来里说，比先起头两样仔点哉。明朝问声先生看。”秀姐又道：“二少爷，我想着一桩事体，还是俚小个辰光，城隍庙里去烧香，拨叫化子圈

回天神
力使
仰仗
普良



住仔，吓仔一吓；难去搭俚打三日醮，求求城隍老爷，阿好？”玉甫道：“故也无啥。”

说话时，李浣芳也跑来寻玉甫。玉甫问：“房里阿有人？”浣芳说：“阿招来浪。”秀姐向浣芳道：“价末耐也去陪陪哩。”玉甫见浣芳躊躇，便起身辞了秀姐，挈著浣芳同至前边李漱芳房间，掂手掂脚，向大床前皮椅上偎抱而坐。阿招得间，暂溜出外，一时寂静无声。

浣芳在玉甫怀里，定睛呆脸，口咬指头，不知转的甚么念头。玉甫不去提破，怔怔看他。只觉浣芳眼圈儿渐渐作红色，眶中莹莹的如水晶一般。玉甫急拍肩膀，笑而问道：“耐想著仔啥个冤枉嘎？”浣芳亦自失笑。

阿招在外听不清楚，只道玉甫叫唤，应声而至。玉甫回他：“无啥。”阿招转身欲行。谁知漱芳并未睡著，叫声“阿招”，道：“耐舒齐仔困罢。”阿招答应，转问玉甫：“阿要吃稀饭？”玉甫说：“勑。”阿招因去冲茶。漱芳叫声“浣芳”，道：“耐也去困哉呀。”浣芳那里肯去。玉甫以权词遣之，道：“昨夜头，拨耐噪仔一夜，阿姐就生个病；耐再要困来里，无姆要说哉。”适值阿招送进茶壶，并喊浣芳，也道：“无姆教耐去困。”浣芳没法，方跟阿招出房。

玉甫本待不睡，但恐漱芳不安，只得掩上房门，躺在外床，装做睡着的模样；惟一闻漱芳辗转反侧，便周旋伺应，无不臻至。漱芳于天明时候，鼻息微鼾，玉甫始得睡著一瞌，却为房外外场往来走动，即复惊醒。漱芳劝玉甫：“多困歇。”玉甫只推说：“困醒哉。”

玉甫看漱芳似乎略有起色，不比昨日一切厌烦，趁清晨没人在房，亲切问道：“耐到底再有啥勿称心，阿好说说看？”漱芳冷笑道：“我末陆里会称心？耐也勑问哉咧！”玉甫道：“要是无啥别样末，等耐病好仔点，城里去租好房子，耐同无姆搬得去，堂子里托仔帐房先生，耐兄弟一淘管管，耐说阿好？”漱芳听了，大拂其意，“咳”的一声，懊恼益甚。玉甫著慌陪笑，自认说差。漱芳倒又嗔道：“啥人说耐差嘎？”玉甫无可搭讪，转身去开房门，喊娘姨大阿金。不想浣芳起的绝早，从后跑出，叫声“姐夫”，问知阿姐好点，亦自欢喜。迨阿招起来，与大阿金收拾粗毕，玉甫遂发两张名片，令外场催请高、钱二位。

俟至日色近午，钱子刚领高亚白踵门赴召。玉甫迎入对过李浣芳房间，厮见礼毕，安坐奉茶。高亚白先开言道：“兄弟初到上海，并勿是行医。因子刚兄传说尊命，辱承不弃，不敢因辞。阿好先去诊一诊脉，难末再闲谈，如何？”陶玉甫唯唯遵依。阿招忙去预备停当，关照玉甫。

玉甫嘱李浣芳陪钱子刚少坐，自陪高亚白同过这边李漱芳房间。

漱芳微微叫声“高老爷”，伸出手来，下面垫一个外国式小枕头。亚白斜笠坐于床沿，用心调气，细细的诊。左右手皆诊毕，叫把窗帘揭起，看过舌苔，仍陪往对过房间。李浣芳亲取笔砚、诗笺，排列桌上。阿招磨起墨来。钱子刚让开一边。

陶玉甫请高亚白坐下，诉说道：“漱芳个病，还是旧年九月里起个头。受仔点风寒，发几个寒热，倒也勿要紧。到今年开春勿局哉，一径邱邱好好，赛过常来浪生病。病也勿像是寒热。先是胃口薄极，饮食渐渐减下来，有日把一点勿吃，身浪皮肉也瘦到个无陶成。来浪夏天五六月里，好像稍微好点，价末皮肤里原有点发热，就不过勿曾困倒。俚自家为仔好点末，忒啥个写意哉，前日天，坐马车到明园去仔一逮，昨日就困倒，精神气力一点无拨。有时心里烦躁，嘴里就要气喘；有时昏昏沉沉，问俚一声勿响。一日天就吃半碗光景稀饭，吃下去也才变仔痰。夜头困勿著，困着仔末出冷汗。俚自家觉着勿局，再要哭。勿晓得阿有啥方法？”

高亚白乃道：“此乃癆瘵之症。旧年九月里起病辰光就用仔‘补中益气汤’，一点无啥要紧。算是发寒热末，也误事点。故歇个病，也勿是为仔坐马车，本底子要复发哉。其原因于先天不足，气血两亏，脾胃生来娇弱之故。但是脾胃弱点，还勿至于成功癆瘵。大约其为人必然绝顶聪明，加之以用心过度，所以忧思烦恼，日积月累，脾胃于是大伤。脾胃伤则形容羸瘦，四肢无力，咳嗽痰饮，吞酸暖气，饮食少进，寒热往来，此之谓癆瘵。难是岂止脾胃，心肾所伤实多。厌烦盗汗，略见一斑。停两日再有腰膝冷痛，心常忪悸，乱梦颠倒，几花毛病才要到哉！”玉甫叉口道：“啥勿是嘎，故歇就有实概个毛病：困来浪时，常要大惊大喊，醒转来说是做梦。至于腰膝，痛仔长远哉。”

亚白提笔蘸墨，想了一想道：“胃口既然浅薄，常恐吃药也难啻。”玉甫攒眉道：“是呀。俚再有讳病忌医个脾气最勿好。请先生开好方子，吃仔三四贴，好点末停哉。有个丸药方子，索性勿曾吃。”

当下高亚白兔起鹘落的开了个方子。前叙脉案，后列药味；或拌或炒，一一注明。然后授与陶玉甫。钱子刚也过来倚桌同观。李浣芳只道有甚顽意儿，扳开玉甫臂膊要看，见是满纸草字，方罢了。

玉甫约略过目，拱手道谢，重问道：“还要请教：俚病仔末喜欢哭，喜欢说闲话；故歇勿哭、勿说哉，阿是病势中变？”亚白道：“非也。从前是焦躁，故歇是昏倦，才是心经毛病。悄然能得无思无虑，调摄得宜，比仔吃药再要灵。”子刚亦问道：“该个病阿会好嘎？”亚白道：“无拨啥勿会好个病。不过病仔长远，好末也慢性点。眼前个把月，总归勿要紧。大约过仔秋分，故末有点把握，可以望全愈哉。”

陶玉甫闻言，怔了一会，便请高亚白、钱子刚宽坐，亲把方子送到李秀姐房间。秀姐初醒，坐于床中。玉甫念出脉案药味，并述适间问答之词。秀姐也怔了，道：“二少爷，难求那价哩？”玉甫说不出话，站在当地发呆。直至外面摆好台面，只等起手巾，大阿金一声“请二少爷”，玉甫才丢下方子而出。

第三十六回终。

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



按：陶玉甫出至李浣芳房间，当请高亚白、钱子刚入席。宾主三人，对酌清谈；既无别客。又不叫局。李浣芳和准琵琶要唱，高亚白说：“勿必哉。”钱子刚道：“亚白哥喜欢听大曲，唱仔只大曲罢。我替耐吹笛。”阿招呈上笛子。钱子刚吹，李浣芳唱。唱的是《小宴》中“天淡云闲”两段。高亚白偶然兴发，接着也唱了《赏荷》中“坐对南薰”两段。钱子刚问陶玉甫：“阿高兴唱？”玉甫道：“我喉咙勿好。我来吹，耐唱罢。”子刚授过笛子，唱《南浦》这出，竟将“无限别离情，两月夫妻，一旦孤另”一套唱完。高亚白喝声采。李浣芳乖觉，满斟一大觥酒，奉劝亚白。亚白因陶玉甫没甚心绪，这觥饮干，就拟吃饭。玉甫满怀抱歉，复连劝三大觥始罢。

一会儿，席终客散。陶玉甫送出客堂，匆匆回内。高亚白仍与钱子刚并肩联袂，同出了东兴里。亚白在路问子刚道：“我倒勿懂，李漱芳俚个亲生娘、兄弟、妹子，连搭仔陶玉甫，才蛮要好，无拨一样勿称心，为啥生到实概个病？”子刚未言先叹道：“李漱芳个人末，勿该应吃把势饭。亲生娘勿好，开仔个堂子。俚无法子做个生意。就做仔玉甫一个人，要嫁拨来玉甫。倘然玉甫讨去做小老母，漱芳倒无啥勿肯；碰著个玉甫，定归要算是大老母，难末玉甫个叔伯、哥嫂、姨夫、娘舅几花亲眷，才勿许，说是讨信人做大老母，场面下勿来。漱芳晓得仔，为仔俚自家本底子勿情愿做信人，故歇做末赛过勿曾做，倒才说俚是个信人，俚自家也阿好说‘我勿是信人’？实概一气末，就气出个病。”亚白亦为之唏嘘。

两人一面说，一面走，恰到了尚仁里口。高亚白别有所事，拱手分路。钱子刚独行进弄，相近黄翠凤家，只见前面一个信人，手扶娘姨，步履蹒跚，循墙而走。子刚初不理睬，及至门首，方看清是诸金花。金花叫声“钱老爷”，即往后面黄二姐小房间里去。

子刚趑上楼来，黄珠凤、黄金凤争相迎接，各叫“姐夫”，簇拥进房。黄翠凤问：“诸金花哩？”子刚说：“来里下头。”金凤恐子刚有甚秘密事务，假做要看诸金花，掣了珠凤走避下楼。

翠凤和子刚坐谈片刻，壁上挂钟正敲三下。子刚知道罗子富每日

必到，即欲兴辞。翠凤道：“故也再坐歇末哉，啥要紧嘎？”子刚躊躇间，适值珠凤、金凤跟着诸金花来见翠凤。子刚便不再坐，告别竟去。

诸金花一见翠凤，噙着一泡眼泪，颤巍巍的叫声“阿姐”，说道：“我前几日天就要来望望阿姐，一径走勿动；今朝是定规要来哉。阿姐阿好救救我？”说着，呜咽要哭。翠凤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“啥嘎？”金花自己撩起裤脚管给翠凤看。两只腿膀，一条青，一条紫，尽是皮鞭痕迹，并有一点一点鲜红血印，参差错落，似满天星斗一般。此系用烟签烧红戳伤的。翠凤不禁惨然，道：“我交代耐，做生意末巴结点，耐勿听我闲话，打到实概样式！”金花道：“勿是呀。倪个无姆勿比得该搭无姆，做生意勿巴结，生来要打；巴结仔，再要打哩。故歇就为仔一个客人，来仔三四埭，无姆说我巴结仔俚哉，难末打呀。”

翠凤勃然怒道：“耐只嘴阿会说嘎？”金花道：“说个呀，就是阿姐教拨我个闲话。我说要我做生意末勤打，打仔生意勿做哉！倪无姆为仔该声闲话，索性关仔房门，喊郭孝婆相帮，揪牢仔榻床浪，一径打到天亮；再要问我阿敢勿做生意？”翠凤道：“问耐末，耐就说定归勿做，让俚哋打末哉咯。”金花攒眉道：“故末阿姐哉，痛得来无那哈哉呀！再要说勿做呀，说勿来哉呀。”翠凤冷笑道：“耐怕痛末，该应做官人家去做奶奶、小姐个呀，阿好做信人？”

金凤、珠凤在傍“嗤”的失笑。金花羞得垂头嘿坐。翠凤又问道：“鸦片烟阿有嘎？”金花道：“鸦片烟有一缸来浪。碰着仔一点点就苦煞个，陆里吃得落嘎！再听见说，吃仔生鸦片烟，要进断仔肚肠死哋，阿要难过！”翠凤伸两指，著实指定金花，咬牙道：“耐个谄头东西！”一句未终，却顿住嘴不说了。

谁知这里说话，黄二姐与赵家姆正在外间客堂中，并摆两张方桌，把浆洗的被单铺排缝纫。听了翠凤之言，黄二姐耐不住，特到房里，笑向翠凤道：“耐要拿自家本事，教拨俚末，今世勿成功个哉！耐去想，前月初十边进去，就是诸十全个客人，姓陈个，吃仔一台酒，绷绷俚场面。到故歇一个多月，说有一个客人装一挡干湿，打三埭茶会。陆里晓得该个客人，倒是俚老相好，来里洋货店里柜台浪做生意，吃仔夜饭来末，总要到十二点钟去。难末本家说仔闲话了，诸三姐赶得去打俚呀。”翠凤道：“酒无拨末，局出仔几个嘎？”黄二姐摊开两掌，笑道：“通共一挡干湿，陆里来个局嘎！”

翠凤款地直跳起身，问金花道：“一个多月，做仔一块洋钱生意，阿是教耐无姆去吃屎？”金花那里敢回话。翠凤连问几声，推起金花头来道：“耐说哩，阿是教耐无姆去吃屎？耐倒再要寻开心，做恩客。”黄二姐劝开翠凤道：“耐去说俚做啥？”翠凤气的瞪目哆口，嚷道：

慘受刑
高立
枉投
師



“诸三姐个无用人，有气力打俚末，打杀仔好哉哋！摆来浪再要赔洋钱！”黄二姐跺脚道：“好哉呀！”说著，捺翠凤坐下。

翠凤随手把桌子一拍，道：“赶俚出去，看见仔讨气！”这一拍太重了些，将一只金镶玳瑁钏臂断作三段。黄二姐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故末陆里来个晦气。”连忙丢个眼色与金凤。金凤遂挈著金花，要让过对过房间。金花自觉没脸，就要回去，黄二姐亦不更留。倒是金凤多情，依依相送。送至庭前，可巧遇着罗子富在门口下轿。金花不欲见面，掩过一边，等子富进去，才和金凤作别，手扶娘姨，缓缓出兆荣里，从宝善街一直向东，归至东棋盘街绘春堂间壁得仙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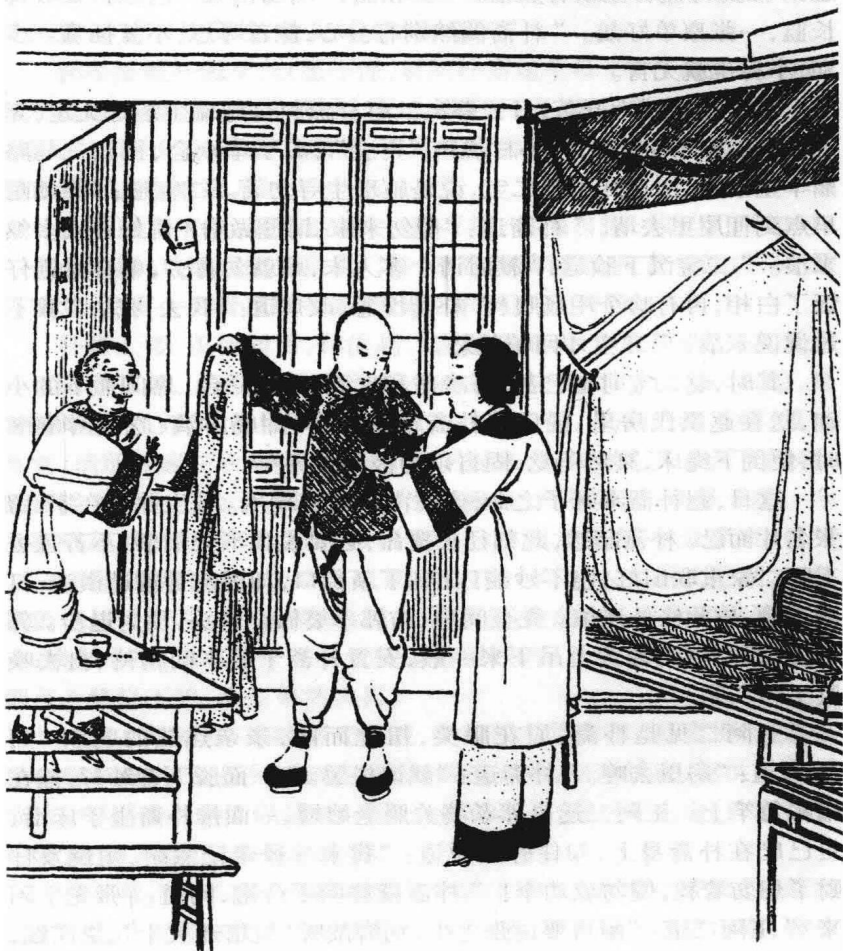
诸金花遭逢不幸，计较全无，但望诸三姐不来查问，苟且偷安而已。不料次日饭后，金花正在客堂中同几个相帮笑骂为乐，突然郭孝婆摸索到门，招手唤金花。金花猛吃一吓，慌的过去。郭孝婆道：“有两个蛮蛮好个客人，我搭耐做个媒人，难末巴结点，阿晓得？”金花道：“客人来浪陆里嘎？”郭孝婆道：“哪，来哉。”金花抬头看时，一个是清瘦后生；一个有须的，跷着一只脚。各穿一件雪青官纱长衫。金花迎进房间，请问尊姓。后生姓张，有须的说是姓周。金花皆不认识，郭孝婆也只认识张小村一个。外场送进干湿，金花照例敬过，即向榻床烧鸦片烟。郭孝婆挨到张小村身傍，悄说道：“俚末是我外甥囡，耐阿好照应照应。随便耐开消末哉。”小村点点头。郭孝婆道：“阿要喊个台面下去？”小村正色禁止。郭孝婆俄延一会，复道：“价末问声耐朋友看，阿好？”小村反问郭孝婆道：“该个朋友耐阿认得？”郭孝婆摇摇头。小村道：“周少和呀。”郭孝婆听了，做嘴做脸，溜出外去。金花装好一口烟，奉与周少和。少和没有瘾，先让张小村。

小村见这诸金花面张、唱口、应酬，并无一端可取，但将鸦片烟畅吸一顿，仍与少和一淘逛出得仙堂，散步逍遥，无拘无束；立在四马路口，看看往来马车；随意往华众会楼上，泡一碗茶，以为消遣之计。

两人方才坐定，忽见赵朴斋独自一个接踵而来，也穿一件雪青官纱长衫，嘴边衔著牙嘴香烟，鼻端架著墨晶眼镜，红光满面，气象不同，直上楼头，东张西望。小村有心依附，举手招呼。朴斋竟不理睬，从后面烟间内团团兜转，逛过前面茶桌边，始见张小村，即问：“阿看见施瑞生？”小村起身道：“瑞生勿曾来，耐阿寻俚？就该搭等一歇哉呀。”

朴斋本待绝交，意欲于周少和面前夸耀体面，因而趁势入座。小村喊堂倌再泡一碗。少和亲去点根纸吹，授过水烟筒来。朴斋见少和一步一拐，问是为啥。少和道：“楼浪跌下来，跌坏个。”小村指朴斋向少和道：“倪一淘人，就挨著俚运气最好。我同耐两家头，才是倒霉人；耐个脚跌坏仔，我个脚别脱仔。”

強借債
濶毛松
押收





朴斋问吴松桥如何。小村道：“松桥也勿好，巡捕房里关仔几日天，刚刚放出来。俚个亲生爷要搭俚借洋钱，噪仔一泡。幸亏外国人勿曾晓得，勿然生意也歇个哉。”少和道：“李鹤汀转去仔阿出来？”小村道：“郭孝婆搭我说，要出来快哉。为俚阿叔生仔杨梅疮，到上海来看，俚一淘来。”朴斋道：“耐陆里看见个郭孝婆？”小村道：“郭孝婆寻到我栈房里，说是俚外甥囡来噪么二浪，请我去看，就坎坎同少和去装仔挡干湿。”少和讶然道：“坎坎个就是郭孝婆，我倒勿认得，失敬得极哉！前年，我经手一桩官司，就办个郭孝婆拐逃呢。”小村恍然道：“怪勿得俚看见耐有点怕。”少和道：“啥勿怕嘎！故歇再要收俚长监，一张稟单好哉。”朴斋偶然别有会心，侧首寻思，不复插嘴。少和、小村也就无言。

三人连饮五六开茶，日云暮矣。赵朴斋料这施瑞生游踪无定，无处堪寻，遂向周少和、张小村说声“再会”，离了华众会，径归三马路鼎丰里家中，回报妹子赵二宝，说是施瑞生寻勿著。二宝道：“明朝耐早点到俚屋里去请。”朴斋道：“俚勿来末，请俚做啥？倪好客人多煞来浪。”二宝沉下脸道：“教耐请个客人末，耐就勿肯去，单会吃饱仔饭了白相，再有啥个用场嘎！”朴斋惶急，改口道：“我去，我去。我不过说说末哉。”二宝才回嗔敛怒。

其时，赵二宝时髦已甚，每晚碰和吃酒，不止一台。席间撤下的小碗，送在赵洪氏房里，任凭赵朴斋雄啖大嚼，酣畅淋漓；吃到醉醺醺时，便倒下绳床，冥然罔觉，固自以为极乐世界矣。

这日，赵朴斋奉妹子之命，亲往南市请施瑞生。瑞生并不在家，留张名片而已。朴斋暗想，此刻径去覆命，必要说我不会干事，不若且去王阿二家重联旧好，岂不妙哉！比到了新街口，却因前番曾遭横逆，打破头颅，故此格外谨慎。先至间壁，访郭孝婆做个牵头，预为退步。郭孝婆欢颜晋接，像天上吊下来一般，安置朴斋于后半间稍待，自去唤过王阿二来。

王阿二见是朴斋，眉花眼笑，扭捏而前，亲亲热热的叫声“阿哥”，道：“房里去哩。”朴斋道：“就该搭罢。”一面脱下青纱衫，挂在揸帐竹竿上。王阿二遂央郭孝婆关照老娘姨，一面推朴斋坐于床沿，自己爬在朴斋身上，勾住脖项说道：“我末一径牵记煞耐，耐倒发仔财了想勿着我，倪勿成功个！”朴斋就势两手合抱，问道：“张先生阿来？”王阿二道：“耐再要说张先生，别脚哉呀！倪搭还欠十几块洋钱，勿着杠。”

朴斋因历述昨日小村之言。王阿二跳起来道：“俚有洋钱，倒去么二浪攀相好。我明朝去问声俚看！”朴斋按住道：“耐去末勳说起我

哩！”王阿二道：“耐放心，勿关耐事。”

说著，老娘姨送过烟茶二事，仍回间壁看守空房。郭孝婆在外间听两人没些声息，知己入港，因恐他人再来打搅，亲去门前看风哨探。好一会，忽然听得后半间地板上历历碌碌，一阵脚声，不解何事。进内看时，只见赵朴斋手取长衫要着，王阿二夺下不许，以致扭结做一处。郭孝婆劝道：“啥要紧嘎？”王阿二盛气诉道：“我搭俚商量，阿好借十块洋钱拨我，烟钱浪算末哉。俚回报仔我无拨，倒立起来就走。”朴斋求告道：“故歇我无拨来里咧！停两日，有仔末拿得来，阿好？”王阿二不依，道：“耐要停两日末，长衫放来浪，拿仔十块洋钱来拿。”朴斋跺脚道：“耐要我命哉，教我转去说啥嘎？”

郭孝婆做好做歹，自愿作保，要问朴斋定个日子。朴斋说是月底，郭孝婆道：“就是月底也无啥。不过，到仔月底，定归要拿得来个哩。”王阿二给还长衫，亦着实嘱道：“月底耐勿拿来末，我自家到耐鼎丰里来请耐去吃碗茶。”

朴斋连声唯唯，脱身而逃；一路寻思，自悔自恨，却又无可如何。归至鼎丰里口，远远望见自家门首，停着两乘官轿，拴着一匹白马。趑进客堂，又有一个管家踞坐高椅，四名轿班列坐两傍。

朴斋上楼，正待回话，却值赵二宝陪客闲谈，不敢惊动，只在帘子缝里暗地张觑。两位客人，惟认识一位是葛仲英，那一位不认识的，身材俊雅，举止轩昂，觉得眼中不曾见过这等人物。仍即悄然下楼，趑出客堂，请那管家往后面帐房里坐。探问起来，方知他主人是天下闻名、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，祖籍金陵，出身翰苑，行年弱冠，别号天然。今为养痾起见，暂作沪上之游；赁居大桥一所高大洋房，十分凉爽；日与二三知己，杯酒谈心。但半月以来，尚未得一可意人儿承欢侍宴，未免辜负花晨月夕耳。朴斋听说，极口奉承，不遗余力。并问知这管家姓王，唤做小王，系三公子贴身伏侍掌管银钱的。朴斋意欲得其欢心，茶烟点心络绎不绝，小王果然大喜。

将近上灯时候，娘姨阿虎传说，令相帮叫菜请客。朴斋得信，急去禀命母亲赵洪氏，拟另叫四色荤碟，四道大菜，专请管家，赵洪氏无不依从。等到楼上坐席以后，帐房里也摆将起来，奉小王上坐，朴斋在下相陪，吃得兴致飞扬，杯盘狼藉。

无如楼上这台酒仅请华铁眉、朱蔼人两人，席间冷清清的，兼之这史三公子素性怯热，不耐久坐，出局一散，宾主四人哄然出席，皆令轿班点灯，小王只得匆匆吃口干饭，趋出立候。三公子送过三位，然后小王伺候三公子登轿，自己上马，鱼贯而去。

第三十七回终。